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用人五

上哲宗論為政之要在辨邪正之實

梁　燾

臣聞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無先於急賢德

以聰明為高而政以忠厚為本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而有斷皇帝陛下仁孝莊敬靜淵疏通閱天下之事日益多進天下之材日益廣講求祖宗治體日益熟察見中外人情日益詳然而聰明或有所遺而忠厚未至於成者臣竊疑之或者聖心未加意於執要乎今日為政之要在於辨邪正之實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攻人主惑主聽正人呼邪人固為邪矣邪人亦呼正人為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在辨其實也所謂正

之實者能推公心以愛君憂國為計不附下不罔上樂進善類愛惜生靈臨大節而忘其身事兩宮而一其志為陛下常求長久安寧之計近思自於左右宮庭之間遠慮至於夷夏海隅之際皆欲得其歡康寧無事上下一意其為安靜真切如此者是正人也此類進則聰明開廣內外大安豈不為國家忠厚之福耶所謂邪之實者緩公急私復仇報怨外陽為忠直內陰懷姦曲其言似忠而其實欺罔也其氣似敢而其實凶險也自謂介

特而其實朋黨也自謂純一而其實二三其德也貪禄競進猜忍傾奪專以傷害善良為謀而又附託權要出死力為之鷹犬不憚不恥以肆其毒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其為傾揺多端如此者是邪人也此類進則聦明眩惑内外大恐豈不為國家忠厚之患耶今聽其言而求其用心之微觀其行而考其處已之端其向背之異有無之殊雖未能盡究而亦可以槩見矣願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定深

辨姦詐之説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依歸恃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貼黄臣向在言路得侍清光伏見陛下照物必盡其情僞而量有包容論政深達其義理而語有次序雖古之英主不能過也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内則可治

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在内則害政也今邪人在内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内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柰何與前日之聖意不同耶必有姦人移惑聖意也如不悟則姦邪乘隙數數進計終至於成其禍此聖明所宜早辨勿為清衷它日之憂悔也

貼黄陛下自御政以來選用可信之臣以忠孝報
陛下之恩者今在朝廷不過數人羣小怨嫉陰結
為朋力謀排陷者不一日也其心欲盡去此數人
則姦謀可行大姦有復來之望此數人者方以時
事難守為憂孤立難安為懼若非陛下知其從來
忘身忘家當怨去姦有愛君憂國之心力賜主張
則豈能安全至於今日也在於今日之勢尤為難
立仰賴聖造終始主張也此數人者亦未足深惜

但恐小人復興攻擊轉多萬一如此則為太皇太后陛下即日之悔為皇帝陛下他日之憂此可為大懼也願聖明凝神深慮以杜其漸待其事起而後處則其勢必强横難制縱終能制之憂勞亦已深矣伏望聖慈每當進擬人材之際丁寧審問謹重朋可使私邪漸少朋黨自衰朝廷日有安静之望聖政日有清明之益此道既行可以緩憂矣小人姦言最是難辨蓋其巧美似忠害善似直狠愎似敢

誣罔似公人主聽之一誤則德業俱損若不早辨則終至憂患故聖人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自古人君以為戒聖明不可不察也元祐六年十二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哲宗論臣寮上殿不得差遣

蔡蹈

臣竊見朝廷近日引見上殿臣寮已蒙賜對退而俟命十有七八不報而去臣伏思踈遠小臣偶緣薦引乍瞻天顏罔不震懼進對之際倉卒遺忘所不能免若其辭

貌不近柔佞而有鄙野之氣就列之久曾有變革且器使之以覯其能既而無所取材斥之未晚先王之時務得人材雖侏儒聾瞶有司尤修聲蘧篨戚施之用所謂器而使之者也今朝廷方患人材乏少職事官員闕自左右僕射而下以至寺監丞簿往往通攝無以充數今其進既難則人材益見乏少因而自抑不敢以賜對為望則遠近相傳士志畏怯不自勸勉殆非養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曰量才而任官度德而定位又

曰與人不求備如此則下無遺才而朝無虛位矣官人之盛雖成周不得過也惟陛下圖之紹聖三年三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徽宗論君子之道直而難合小人之言遜而易入　曾肇

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朝廷之上邪正不分而欲有為於天下難矣蓋正者君子邪者小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朝廷尊天下治矣小人在上君子在

下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不得其尊天下不得而治矣君子小人之不並立猶氷炭之不可同器鑿枘之不能相入也何則君子所鄉者公正小人所鄉者私邪也君子所知者遠且大小人所知者近且小也君子所趨者義小人所趨者利也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覬望希合隨時上下而未甞一也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入自非明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故以

堯之聖而曰畏巧言令色孔壬以舜之聖而曰堲讒說
以孔子之聖而曰遠佞人善為國者必使君子小人兩
得其所而不能相參然後君子有以御小人小人不能
害君子苟為朝廷之上忠佞並進賢不肖雜處則其於
圖事揆策任賢使能取舍必有不同取舍不同則主聽
惑主聽惑則君子有時而屈小人有時而伸矣君子見
絀則君子之類不得立小人見伸則小人之類更相援
引充塞要路以是為非以白為黑蒙蔽欺罔無所不為

禍亂之源甚可畏也夫自昔為人君者豈樂屈君子伸小人以啓禍亂之源哉葢小人聽其言則似辨任之事則似材又能先意承志以逢人主之好姦言曲學以避人主之惡浸淫滋蔓日漸月磨故能使人主甘心而不悟也然則何以辨之亦在虛心正志以察之而已昔者舜禹共兜雜處堯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兜故大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豈能自消長哉在人主取舍何如爾

昔者劉向嘗為漢元帝好儒而優游不斷故向以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元帝不能用向言而委政恭顯漢室繇是而衰諸葛亮嘗與蜀先主論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君臣相勉卒成三分之業至如齊桓公任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貂易牙則身蒙其禍為世大僇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有開元之治用李林

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一人之身而前後成敗之效如此然則邪正果可不辨哉臣故以為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惟陛下留神省察元符三年正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論惟材是用無係一偏

曾肇

臣竊觀唐太宗初即位急於求治搜拔賢雋不以一途故取魏徵於仇讎取馬周於布衣取王珪杜淹韋挺於

流竄其餘罪亡俘虜之臣咸引在朝唯材是任卒賴其助以成貞觀之治及我太祖皇帝踐祚之始亦以人材為先方是時乗五代衰亂之餘太祖皇帝征伐四方粗定天下制度典章尚多闕略又自郭周以後藩鎮幕府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廕入官之門唯進士經學二途而已然歲取進士止三十人經學止五十人選舉既難不無滯材太宗知其然故在位二十餘年所擢士以萬計舍短取長不求其備一時草澤遺逸之人收拾略

盡本朝名臣多繇此出後世稱誦以謂太宗明於治體以天下為度非衆人所及故能越去拘攣以牢籠豪傑為國之用此誠不世出之英主後嗣所宜師法者也臣伏見近歲以來内則臺省清要外則藩府守將類多闕員或曰乏材而然臣謂古者不借材於異代無世而無材患在用之不廣爾用之不廣則取人有限取人有限則材者不必用用者不必材是以上之政事有曠廢不舉之憂下之懷能抱器之士有鬱塞不伸之嘆此宜今

日之所留意也陛下臨御以來鋭於更化其所引拔固已不専一途然臣愚過計尚意左右之臣或未盡以皇極大中之道啓廸陛下於用人之際不能無方致陛下勵精求治之初有人材不足之慮伏望陛下逺稽唐貞觀所以致治之繇近以太宗皇帝振舉滯淹為法無惑於浮言無係於一偏斷自聖心唯材是用收其大者以為棟梁柱石其小者亦足備榱桷扂楔之任庶於經營清朝無施不宜以成治功以通衆志豈獨天下之幸實

社稷無疆之福也在易之泰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葢當上下交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荒穢者包之馮河不中者用之遠者不遺忘近者不朋比如此故得尚于中行所以為盛在書之皇極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如此故能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惟陛下留聽毋忽元符三年正月上

上徽宗乞示好惡明忠邪　　龔　夬

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為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遽於革面以求自入或申執邪説以拒正論或妄稱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渾殽曲直以疑誤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

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為機變則必墮姦人之術内若然則天下之治殆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判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為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元符三年三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論任賢去邪在於果斷

陳師錫

臣聞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為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而任之之意不專賢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曰

郭何以亡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亡管仲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亡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覇守而不變將至於亡其能覇且王乎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為管仲者乎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竊甞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羣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親攬萬機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

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耆叅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竦為樞密使諫官歐陽修論其姦邪即日罷竦判河陽晏殊為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廣置田宅即日出殊知潁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歷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若仁

宗牽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備位言不見用賢善不進朋姦不去則安能饗四十有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齊桓管仲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元符二年五月初除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乞為政取人無熈豐元祐之間

江公望

臣日者獲邇清光親承聖訓以今日之治體當以繼述

為先復賜宴閒側聆睿旨以今日朝廷而患元祐人為多臣退而思之既持繼述之論必牽於元祐之説此理勢之必至者也夫孝子之心莫不以繼述為美哲廟固孝於神考矣持繼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巳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相合時政必目為流俗一談不相侔時事必指為横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元祐之臣投荒屏裔為之一空所引陰險憸佞輕浮刻薄之小人内結中

貴以窺伺主意外生邊事以持久禄位人力困竭國用匱乏天下為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大臣持論不平之過也昔成周之時作興人材化雨德風浸潤披拂菁菁有阿陵之養芃芃足薪櫵之用一遭幽厲之禍人才凋落至宣王中興有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之之歎宣王知人才可以培植而生可以護養而成若芑之新田菑畒培植護養有力故南征薄采而足用也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

之後凋瘵落漠所餘無幾天假殘息若有待焉陛下有作萬物興覩雨露滂沛咸被湔洗不旋踵名寘禁近或布在臺省要藩便郡班班有之萬無一生之人既獲全活百有十非之者一切俱原豈惟不失前日仕宦亹亹焉有進擢之望人非木石豈敢不懷恩陛下不用則已用之則若臂之使指若手足之扞頭目豈復有不應我哉陛下持繼述之論而以元祐人為多不過患其不為使爾此正非所慮也陛下操利勢持名器體乾剛之德

用皇極之道以臨御天下以役使羣物人臣結髮辭親委質就仕既移所事事陛下豈有驁然不為使哉陛下不迫其所難不强其所不能得欲同心協力遵奉神考已成之法度徐將講求繼述之美意與天下共享其利爾昔齊桓釋射鉤之讎而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袪之怨而勃鞮得以成其名王珪魏徵易所事而不以陰計為諱唐太宗用其直而卒成仁義之治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讎陰計之隙也先帝

信仇人而黜之陛下黜仇人而用之用其隙猶足以濟治況非其隙而用之者乎其肯為陛下盡心也必矣陛下若立元祐為題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搢紳之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陛下嘗榜朝堂并布告天下以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所宜用捨惟義之所在又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當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

何論述事則一無所作述之而已此詩所謂率由舊章而閔子騫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者也論繼志則治雖不同同歸于治而啓之敬承禹道武王之卒其伐功者也惟道是從豈泥于已陳之迹哉二帝常道也可則若之否則稽之何常之有惟其不常是乃所以為常道也伏望陛下以繼述為大計以因時損益為盡美雖步驟馳騁不越於神考法度之間皆足以為治是猶王良造父之挾輿馬駕御疾徐之節在我雖欲頡頏而為之用

勢亦不可得已況非迫其所難而强其所不能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治天下者審所御而已能審所御雖狙詐且為之使況不為狙詐者乎故有國者惟患人才之不多不患多而不可用惟患不能用而已陛下明諭羣臣以朕之所謂繼述者如此朕之所以遇元祐之臣者如此咸勉承聖訓各務同心恊力以成繼述之美以保富貴安榮朕於爵禄何所愛焉儻陽為公心陰結死黨專立異論

務沮成法或怏怏非其君而驁不為使則明行誅斥以戒在位朕於汝無愧汝負朕為多自速之禍也悔何及馬先之以訓誥之情申之以丁寧之義終之以惻怛之意此周公所謂予不惠若茲多誥葢有不獲免者矣如是元祐之人惟患其不多繼述之美無患其不盡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在陛下御之而已矣仁者善合人不仁者善離人惟聖人能置人於其間是猶水火之不相能也置鼎焉故能濟烹飪之功成五味之和今宰相執政

侍從臺諫陛下善置人焉雖水火之不相能也必有足以濟治者矣此尤不可不察也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欽宗論用人太易　　楊時

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夫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人君不得而私焉奉天而已矣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未三月更易宰輔凡八九人大臣民之表古之天子禮貌之而厲其節者也其進之也易故其去之也輕欲其自重而不苟難矣孟子曰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上自左右卿大夫之言下建庶人之議皆曰賢則用之可以無疑矣然猶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其考審豈不至矣夫湯之用人惟已由此道也昔季布為河東太守人有稱其賢者文帝召之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使酒難近罷之季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又以一人之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也若季布之為人固無足為陛

下道然其言有足取者臣恐陛下用人如此天下聞之亦有以窺陛下也近見百司羣吏有待次一二年者而復除它人代之此近日嬖倖受賄賂而私請者之所為前此無有也陛下欲盡循祖宗之法不可復用此例謹之於始猶懼不終始之不謹後將若何臣伏望陛下重惜名器無輕以授人一非其人則民受其弊亂之所由生不可忽也仍願聽言而加察焉見賢而後用見不賢而後去無容私焉奉天而已天下幸甚靖康元年二月上時除右諫議

大夫

大夫

上欽宗論用人太易　余應求

臣聞重爵位則多士勸謹用人則朝廷尊蓋與之不重則下輕上爵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者朝廷此弊尤甚末流至今未之能革陛下臨御甫三月矣凡用四宰相九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謹取故去之每速近日除用尤為超躐有趣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收功効而與峻職者有自下僚徑為侍從者

有取其一言解褐為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次用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説不過一人而已未聞當時百執事之衆皆然也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剗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特加詳謹毋備具官僚毋超躐除授毋徇私愛毋用非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尊而多

士勸政事修而夷狄服矣靖康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十七

宋名臣奏議卷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廣言路上

上真宗乞追寢章疏不得留中詔書

李 邈

景德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上謂王旦等曰朕以臣僚上殿者劄子不列姓名言者請留中

不下是皆攻人之短發人隂私而不欲明行彈糾者若偏聽則事不可明若宣行則又違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檢討前代臣寮上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朕司牧生民講求政典言念代工之理實資著位之臣恪奉教條共康理道而有因循未革習以為常馳競相緣免而無恥宜頒申儆之文用洽至公之化文武臣寮等各膺寵遇宜在竭誠凡所上章故當無隱儻思盡瘁奉國復何恤於人言豈必留中匿名俾有傷於公體蓋有愛憎是徇善惡多誣但欲潛惑於聽聰不顧顯行於按覆頗彰欺罔深黷政經今後所上章疏並具姓名不得更乞留中如事干樞密朕即臨時相度自餘並付所司依理施行

臣伏覩乙丑詔書文武官凡上章疏不得更乞留中並

當付外施行者若帝王省決章疏不得留於禁中四方聞之以謂天子禁中留一紙書亦為敕文所柬帝王必不盡知天下之事若升殿論奏不間小臣博訪得失可以輸盡忠懇苟機密之事不可示外者豈得須令行下臣聞唐憲宗時李絳面請獎納規諫上曰卿所陳至公有裨於我今韋處厚路隋甚有諫疏言極忠益卿不知則當時諫書亦有留中之制且忠臣以欵誠結明主陛下亦欲盡審諸臣才器若悉付外則何人復敢獻言此

詔若行恐非允當㫖令追寢以開言路景德四年閏五月上比奏真宗曰邈殊未明朕意前詔但為禁詆訐誣罔之輩爾儻軍國機密大事不可付外者即不在此限因以手詔諭之時邈為通判孟州

上仁宗乞免上封事人李安世罪

孫沔

臣聞主聖臣忠朝有直言之士下情上達外揚進善之旌前王思廣於聰明庶政莫能於壅塞尚慮諫臣顧禄竊位懷安故於觀闕之前專設匭函之制言之無罪誡

不聞於卑微來者可追庶獲聞於讜議時加激賞猶避深譏或致嚴科實為止善今竊見上封事人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瞽言不識朝廷之儀惟摭市井之事毀欺日月干犯雷霆死有餘辜身不容責蕪聞下吏審問支辭致詰飛聲推窮敗類然極索姦之理或傷招諫之仁雖曰狂愚猶勝諂佞況自道輔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致對已來凡在縉紳盡思緘默又慮千里之外四方之人不知安世訕上犯顏將謂安世獻忠獲罪豈有至

聖猶忌危言自遠流傳為議非美覆巢之卵其類惡傷彈雀以珠所惜者大伏望皇帝陛下俯回造化貸以寛恩特免竄投以勵全節使彼偷安之士永懐内愧之心况臣與其人素匪交親未嘗識面縱干大典絶不相因惟恐史官直書於違愎可嗟言路重設於艱危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景祐二年十二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論范仲淹不當以言獲罪

余　靖

臣聞位踈而言深者罪也知淺而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妄輒有開陳者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益國死無所恨伏聞今月十九日以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落職守本官差知饒州者臣竊謂仲淹秉朴忠之心懷直諫之節不識忌諱有可矜憫觀其臨事不苟言必忤上竭忠奉國夫豈私其身哉去歲起自貶所名居顧問之職爾時正人端士酌酒相賀蓋喜陛下納善思治招來忠讜真聖帝哲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遽聞以言

獲罪左降僻遠事出不意驚駭耳目何其進之太暴而逐之太速乎然則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示含愆重加譴謫臣深為陛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商周之王嘗云謗謗以昌不聞誹謗為罪況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其大者以其言合典禮尚加優奬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下屈情徇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長短縱令謀

論踈淺褒貶過當未必盡合聖慮此則斷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廷毀平津之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麄踈漢帝吳主孰聞此議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但以諫官御史畏罪而未言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區區不避誅放臣之所言亦非營救仲淹何者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吏部員外郎比於常流此乃踰涯之寵今雖落職於仲淹之身未有所

損但所論者國家大體耳古者斥去直臣皆玷累盛德故多含垢忍怒以示容納彼非不能快意行事蓋惜千古之名耳陛下自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習以為常不甚重惜則恐書於史冊虧玷太平之政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聰在此舉矣不可不謹故臣披瀝肝膽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舜察邇言為念以漢招直諫為謀常以壅塞而是憂不以誹謗而加罪追改前命無重過舉則天下幸甚景祐三年五月上時為集賢校理

上仁宗乞追寢戒越職言事詔書

蘇舜欽

景祐三年五月丙戌尚書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丁亥敕牓朝堂曰為臣之方愉言罔上者有辟行己之道挾私立黨者必懲質於舊章敢廢公議范仲淹比緣獎擢驟委劇煩罔畏官守之隳專為矯厲之趣奏述狂鄙疑駭衆多既妄露於薦稱仍密行於離間本于躁忮但恣詆欺降守方州尚寛典憲然念士操之美蹈道是先職局之分出位為責爰從近歲多悖此風授任者以宿業為嘿獻規者以朋讒為得沽徼名譽恊比朋儔務騁謡辭有玷醇治昔者周以百官箴闕無越職之文唐以列職

辨材無侵事之舉咨爾多士各敬攸司勿廢己以營他勿背公而徇釁排根引重奚習多岐銜直營私寧或取悔勉思中正之吉靡陷婾薄之尤宜自敦修以稱朕意

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於耳則天下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殛之禍不絶於心則百職可以無曠也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忘顛覆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歴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隠匿不可以偏照故無

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機至繁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人邪謀莫得而進也臣昨覩丁亥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本於宸衷蓋陛下即位已來屢詔羣下以來鯁直故百僚皆得轉對又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絶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

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垂拱法宮之内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盖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虧臣子忠義之節而皆羅中傷竄謫不暇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禄而不極諫小臣畏罪

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疎隅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兹可為驚怛伏望陛下霈發德音追寢前詔慭於采納下及芻蕘求覩四海之安危悉念朝廷之闕失見

所未見日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牓未削欺罔成風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於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為衆憫笑蓋欲陛下一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質蒼生之命亦以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景祐三年五月

上時為光禄寺主簿范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忌惡之時吕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悦仲淹聞之又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

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辯於上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遂降是詔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劉敞

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

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寛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意之美須要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誇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恕中書却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茍要作威讐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已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

權增君之過皆為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為善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為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傳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於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察

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然竊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至和元年十一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仁宗論不當排言者係第二狀　劉敞

臣前月十一日延和殿奏公事因論吳充馮京謫官本末面蒙宣諭云中書怒其太直不與含容臣其時曾奏言若如是則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

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内爾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黄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事雖正專之必震况其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𫝀此數者合之必知有異也然皇天保祐陛下至深至厚以災異隨事輒應欲望陛下覩變自戒永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憂今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憚

已非常時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所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至和元年十一月降同知禮院太常博士吳充知高郵軍太常寺丞太祝集賢校理麴真卿知淮陽軍時臺諫爭言充等無罪不當補外馮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出京知濠州上曰京何罪然猶落脩起居注故敞上此疏敞又有疏疏已見用人門

上仁宗論章疏多留中不降出

孫抃

臣伏見近日臣僚所上章奏多有留中不曾降出者臣

愚竊謂此一事於朝廷之體至要至重陛下宜深思而遠慮之可也帝王尊居九重總覽萬幾防謹之先在於壅塞殫心精力舉通其原尚或間有欺隱故作弛放奬將如何臣即不審是已經聖覽別有特旨使之然耶將權勢僥倖妄生希合而致然耶萬一姦人緣此陰結巧僞公為稽秘果有警急事陛下不聞大臣不得知其如何吁可駭也且書稱明四目達四聰堯舜所以成大聖今自温成皇后薨逝以來忽然生此節目臣恐四方聞

之謂陛下不喜正論遂使讜臣端士噤口結舌默不敢吐非廟社朝廷之福非天下生靈之福欲望陛下敕中書申明自來條約指揮通進銀臺司及内中經歷處所應文字並須立便批鑿投進或降出不得稍違時刻仍一一與大臣商推可行可止之狀以慰中外物議則陛下聖德不損於昔時陛下朝政愈新於今日臣不勝懇悃之至至和二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仁宗乞不罪王起上言虚妄

趙抃

臣伏覩聖旨下御史臺根勘太常博士祕閣校理王起虛妄上言定州夜會擲塼瓦等事見追禁鞫問次臣嘗聞太宗皇帝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疎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故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以懲之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今起志在憂國

用心無他若緣此獲譴臣恐中外臣僚人人緘默雖有機密急速大事誰敢復措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陛下上念太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恕起之罪以廣睿聽有益聖仁若然則堯採誹謗舜達聰明禹拜昌言漢詔不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至和二年四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英宗乞詔中外咸上封事　呂誨

臣恭惟聖德踐祚之初臨朝聽斷搢紳懽忭中外同慶

方天下延頸傾耳仰奉新政宜有講求以厭羣望竊以
章聖皇帝御正殿之二日詔羣臣直言抗䟽自古求治
之君未有如是之切也有以知開闢言路誠邦國之首
務矣陛下承先帝仁明之治萬機無闕臣尚慮四方幽
遠明有未燭百執因循事或過舉在繼述之體所繫尤
重臣欲乞陛下特降明詔俾中外臣僚咸上封事指陳
朝政之闕失時務之利害採擇善言恢張治道則下情
無壅聖聰日廣昌明盛業自此而始羣心慶賴不勝大

幸治平元年上時同知諫院

上神宗乞令侍從臺閣條對當今急務

劉述

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二日詔曰朕以菲德承至尊託於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開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内外文武羣臣若知見思慮之所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風爾文武其各體朕玆令之非徒下也

臣伏覩近降詔敕許內外文武羣臣直言朝之闕政

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此誠

陛下悉心求治虛己待人圖新庶政之急先也天下

幸甚臣竊思之內外文武職官固多英俊之士其間

論議或有可取然不若侍從臺閣乃天下賢才之所

聚也臣欲乞特降聖旨取當今之急務問以所宜令

兩制兩省及館閣臣僚一一條對既以究其利病亦

以見其器能俟內外諸處奏到文字就兩制館閣中

擇智識優長練達時務者三四人置局看詳評議逐旋具事理於所屬中書密院參覆商量然後進呈取旨施行所兾庶政交修下情盡達治平四年閏三月上時為御史知雜事

上神宗乞施行封事　司馬光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

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
今陛下即位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
海内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
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茍徒
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頽弊之
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
上封事雖已盡心精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
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

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受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治平四年四月光得旨同張方平詳定内外官所上封事後上此奏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聽言之道未至者三

彭汝礪

臣聞之凡人莫難於争臣盖人君我之所天也能制禍福能制貴賤而有過則必正之人臣我之所委也非能

輕重之非能榮辱之而有姦惡則必言之以至賤應至貴而言其所惡聞之過失以至孤敵至衆而發其所隱之姦惡則危辱怨禍之至如歸焉危辱怨禍不獨其身亦及其子孫夫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皆可以成業而以儻來之名器舍去天下之至安而投不測之危禍背違衆人之榮譽而兆無窮之怨惡則其身其計非為其家亦明矣陛下至誠懇惻願治如臣不肖而優容假借慰藉之良厚則知陛下屈意於天下之賢雖古人不能過

也聽言之道有所未至者三盖有所疑有所易有所專此臣之所未喻而不敢諱匿者也臣聞之人君所以交於天地應於萬物者無所不用其誠也在我者無所不用其誠則人之誠亦至焉臣竊聞陛下勵精於事纖悉必躬而不能無疑心周尹言王中正事陛下疑以謂中正不能成就蜀中士大夫故尹言之然後知說者有以焉夫言國恩與鄉里孰重必曰國恩重得於人君與得於人臣孰重必曰人君重違重而取欺天下之罪從所輕

而取小人之譽臣子恐不敢如此臣伏思陛下於百官之中取六七人者為諫官御史使得察百官邪正辨天下利害而言之則必以其人為可信也以為可信則任之而不疑以為可疑則去之而不任既任之復疑之既疑之復任之非誠之至也蓋上以疑待下則下亦以疑事上上下之志不交則不足以有成矣陛下所委者外臺也今外臺乞罷免黜逐者日夕不絶使陛下以意度之以為某人為某事言某事為某人言某人臣知有所

不能徧臣非為尹辨恐陛下以是心待天下則賢才如尹者知有所不言矣臣所論多陛下宣諭及所戒飭者則知陛下之意不以不肖可惡而將告教之也臣雖已銘刻然於義有所未安則其告之亦不敢後也蓋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陛下知足以明天地辨足以彫萬物聖敬日躋方登於堯舜而羣臣區區曾不足以髣髴於五帝之佐其何能仰望清光哉陛下歸視收聽退藏於深宮羣臣猶且縮慄震慴不敢以盡使以明

為用則熒熒之火必不能為光矣臣每見陛下之臣稱陛下髙明博厚比於天地論之於古則貫穿歷世而不遺施之於今則周旋萬事而無盡臣下知嗟歎而已臣獨有疑焉臣前論市易事蒙宣諭以謂不知本末臣誠山野未更於事然臣所以事陛下其嚴如天凡所欲言稽之古參之今聽之民謀之士大夫反覆至於無不同然而後言少疑闕之十至於八九焉則於本末之際不敢言不知也陛下誠盡察之而少賜寛閒之燕使臣得

指畫於前而少容盡其區區之愚則臣之言必有以當聖心者盖天下之人散之則愚合之則智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之愚非足以言於君子然有取焉以其有所長而已不以其不足聽而忘之也如臣闇未諭指數其言不善固不足道惟陛下以誠心待之則言有善於臣者有不得疑之矣臣嘗言之曰是非在於衆人當與衆人共之利害繫於天下當與天下共之盖雖人主有不得專也呂嘉問之姦欺險詖自大臣以至於

僕圉之賤自朝廷以及四海之逺葢無不聞知所以愛憐而不忍去者獨陛下而已夫人君之於人臣固有所謂庸之者能有益於國而於民為損能有利於上而於民為害皆非先王之所庸也傳曰民功曰庸則先王之所以庸之者以民為主而已夫辟土地以彊國實府庫以富國以今言之如所謂才也而孟子以為民賊況嘉問上欺陛下下欺於民實未有以益國羣臣言之愈切陛下持之愈固臣未知所謂也夫嘉問區區實不足數

為陛下道然陛下以是待天下之士是害有甚於嘉問者陛下有不得知矣有所疑似乎不能毋意有所易似乎不能毋我有所專似乎不能毋固凡此皆非微臣所望於聖學也有所疑則忠信之士不至有所易則禮法之臣不勉有所專則正直之言不進忠信之士不至則所與者譎詐而已禮法之臣不勉則所任非所嚴者矣正直之言不進則過有不得而知矣此不可不戒也臣聞之治國猶治疾不能望而知之聞而知之亦可矣不

能聞而知之脈而知之亦可矣知疾在一支則治一支在一體則治一體以一支體為不足憂則歲時日月之變外有傳之內小有積而大四支百體病有不可勝治矣臣竊惟陛下剛健不惑日勵精於事天下指日數月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今有為十年矣而事功未至於成就而其獘有加焉凡此疑皆言路不通之過也惟陛下加察熙寧元年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神宗論近歲用言好同惡異

彭汝礪

臣伏以陛下自初改為今幾十年損益賡續紛紛莫知所止條令數下使車結軌於道郡縣之吏不能勝任言理財者幾悉矣而公私之用愈屈於不足風俗彫弊德義陵夷浮虛刻核如無復有所憚也旱蝗水潦飢饉疾疫加之師旅遠方騷然不安矣此固陛下勵精夙夜彌綸以臻厥成之時也臣願陛下加謹焉毋忽於其動思所以安之於其煩思所以寛之於其易思所以難之於

其薄思所以鎮之於其貧思所以貸之此今日之至計也夫潛神於一堂而欲以周知四海之逺制法於一時而以施及萬世之久夫豈一耳目手足之力哉惟在盡人謀而已微臣淺陋實無益陛下毫髮之事惟陛下益廣言路以通下情下情通則忠謀日至而利害之迹邪正之實不得隱於天聽矣盖事繫於天下則當與天下共之事繫於衆人則當與衆人共之非可以私也臣觀朝廷近歲用言之道同之則衆譽之以為竒才為知治

體而果用之異之則衆愚之以為同俗為不知治體而果廢之夫是非在理不在同異使同而有所附焉雖同乃所以為欺也異而有所取焉雖異乃所以為忠也夫上所好惡民之表也上惟同之為好則民亦以同為貴上惟異之為惡則民亦以異為賤人不能無賢不肖事不能無利害而人人雷同環合以可不可為一則將沮君子而為小人將飾罪而為功虛方欺而為實利方詐而為義末流之獘臣恐不可勝治矣陛下道濟天下而

智周乎萬物嚬笑俛仰之間安撫四海之外羣臣消壓終何足以有益耶惟深為天下屈意聽納以荅天變以同民憂幸甚熈寧九年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乞下求言詔書　司馬光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

夫道猶歧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
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先大初發
號令不可不謹斯乃治亂之歧途安危之所分也當
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
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故
下情徹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

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
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
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
也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
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
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
要鬧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
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

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産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畧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陛下所欲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

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元豐八年三月上時光初自洛入京太后遣內臣梁惟簡問光所當先者光上此疏）

上哲宗論宋彭年等言事獲罪乞速下求言之詔

司馬光

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踈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踊躍相慶以為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

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頽弊士大夫以偷合茍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之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即政於用人賞罰尤不

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惡諫者過於仇讐嚴禁誹謗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為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

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嘗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名詰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惟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聦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須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

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先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為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禄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已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不肖但惜陛下

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偽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為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以為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為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于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為越職者

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為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

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

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苟知於累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

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孤太皇太后陛下下問

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内自病悼死不瞑目元豐

八年五月上時新知陳州詔令過闕入見

上哲宗乞删去求言詔書中六事

司馬光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

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須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閲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幾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

上則覩望朝廷之意以儌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

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盇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删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

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元豐八年六月上時過闕未入對遂拜門下侍郎

上哲宗乞刪去求言詔書中六事

韓維

臣近者伏覩傳録到朝堂所出榜文開示大信招來羣言皆前代帝王之髙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務天下幸甚然臣尚有疑者若乃陰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十五字非元諭聖旨之本意似增飾而為之者何則前云至於

拂心逆耳猶將欣然容而不拒且以賞罰勸之後所云則異於此矣又以黜罰懼之且機事之重何害密言已行之令容有未知朝廷之意茍善何惡其觀望流俗之言必淺自可以勿聽藉使有犯此四禁者亦未至拂心逆耳猶在欣然容之之列豈可便行黜罰若此言出于陛下則是詔文前後自相違戾疑誤觀者若出于臣下議論則是違異聖意巧為辭說以懼來者陰成其邪志也古之求言必曰毋有所諱又曰毋悼後患今則多設

防禁又以黜罰懼之是人有所諱而悼後患也古之為民者宣之使言下至道路芻蕘亦見收采今則出榜止於朝堂降詔不及諸道既乖古義亦非舊體恐非所以推廣聖德普及於遐遠開闢言路不間於幽側也此事若不改正臣深恐自今聖德漸成壅蔽臣在先帝朝嘗奉聖旨以災旱撰責躬求直言詔下之日都人歡悅甘雨亦降不數日姦人希宰相意上惑聖聽別作一詔蓋掩前詔之美庇護新法之失人情疑懼遂不敢言前詔

但成虚文而已今榜後之意頗亦類之此事於國體不小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絶其端特作聖意批降指揮令刋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云别撰詔文徧頒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聖人樂善好諫之心披雲霧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豈不大哉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知陳州過闕留

侍經筵初哲宗即位下詔曰葢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朕思聞儻言虚已以聽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啓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曰不愛高爵重禄以奬其忠設其言不當於理不切於事雖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無所拒也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覬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

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當出于此而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顧以即政之初恐羣臣未能徧曉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務自竭盡朝政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光等上疏爭之於是始改前詔令備録于後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于大道夙夜祗畏不敢遑寧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僚及庶民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覽觀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

宋名臣奏議卷十八

宋名臣奏議卷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廣言路下

上哲宗乞詔内外百官條陳本職及所經歷利害　范純仁

臣伏覩六月二十三日詔書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

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者有以見聖心求治之深也臣雖至愚不敢泯默竊以陛下方啓重熙之運布日新之政天下之人翹首以望至治固未覩闕政之可陳也所謂民間疾苦則陛下臨御之初聊整數事而百姓鼓舞歡呼者是也蓋近在織輦之下事理著明者陛下得熟聞而更之其在僻遠幽微者則陛下莫得而聞矣固宜明詔求之廣也然中外臣民猶未能深副聖意極有所陳者蓋民庶之愚雖有疾苦不能自言唯舉人胥

吏有能言者又以利害不切於已而不言也臣僚則亦有不能言者矣或有所畏避而不言者矣有疎逺而謹静者矣有怠於憂國愛人者昔未嘗言而今愧於言矣如此者皆不言也儻非陛下深詔執事及羣有司使各罄其所聞自陳於上則懼聖詔將為空文而天下之情終不能盡也葢向來朝廷修立法度付之有司以施於天下固欲便民而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哉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唯知

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人行法者不恤民之利害惡欲曰唯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而無告也然則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害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詔内則敕六曹四司九寺三監三師百司外則敕監司提舉提點邊臣牧守以至令佐監當曹掾各使條陳本職及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蔽曰某事利人

益國可以興行某事煩密勞費可以簡省某事蠧害公私可以整革限一月内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略知其人之才識然後陛下參命近侍與大臣審擇而行之流爲霈澤被於萬方如此則朋龜獻兆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政可不勞而成惟陛下留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知慶州

上哲宗論民封事乞降出施行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必有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未見有付外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輙下杜延年正處復奏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或降付三省樞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錯雜嘉謀長策不可謂無以睿明所燭諒毫髮無遺

豈可一槩棄置全不采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機之繁未暇遍加省覽即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及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黄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元豐八年七月上時為門下侍郎

上哲宗乞早施行四方所言疾苦事

王巖叟

臣伏以陛下憂四方之疾苦而惻然下詔使人人得以自言甚盛德也四方之人承詔鼓舞爭以其情赴愬陛

下延望至恩有踰飢渴臣竊謂陛下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行之問而不行不若不問之為愈也葢既問之則人人有必期恵澤之心或議者以謂事大而未敢決害小而不足行日復一日養患益深恐非陛下所以憯怛求言之意且懼四方之人謂陛下以空言恱之後日别有命令不肯取信朝廷此陛下臨政之初不可不謹者萬邦䚕政在此一時伏望特留聖念早勑施行以副天下朝夕之望元豐八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論看詳臣民封事乞留備規戒或議

施行

司馬光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内皆如戸庭閭閻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微隱未嘗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

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曏者執政請聽臣僚上殿陛下謙退以為國家政事多未習知臣僚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章疏舉集於前若非陛下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無

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復敷陳葢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為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而名譽不榮哉惟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元豐八年八月上時為門下侍郎

上哲宗乞養誠心以來諫　　王巖叟

臣伏以社稷有安危天下有治亂羣生有憂樂繫人君措之何如爾夫以一身之寡而應萬機之繁以九重之

深而察萬里之遠非諫諍以寄聰明於萬有使人人為我視物物為我聽則何以遂羣生之樂成天下之治保社稷之安哉然聽諫非難來諫為難來諫非難在誠心以好之誠心以行之而已矣百姓至愚也誠心則可以感四海至廣也誠心則可以達鬼神至幽也誠心則可以通天地至大也誠心則可以動而況於其餘乎人主苟誠心於好諫而誠心以行之則天下之人皆願以誠心告之惟恐其後爾惟恐其不至爾好名之君蓋亦未嘗

不自以為好諫也然天下之善不至於前而天下之美不歸焉者何也無誠心以將之也無誠心以將之者患在蔽於有所偏好爾有所偏好則小人得秉間以進而君子之論遠矣小人固亦自以為能諫也特順其所好而補助之以為説豈諫也哉然其君自以為忠於我而日加親近曾不知所以説巳而成巳之惡也君子之於諫直拂其意以攻其偏好而勉之於大道然其君或以為異巳而惡之甚者至以為謗巳而害之此安危治亂

憂樂之所以分也臣以謂養誠心有道守之以至靜處之以至虛持之以至平行之以至公而不置毫釐他意于其間則誠心得矣誠心得則明明則是非不亂而忠邪判矣忠邪一分天下之治可坐而致也伏惟皇帝陛下始初清明聖德方進願養誠心以來天下之善不立偏好以杜小人秉間而使君子之論日聞于前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元豐八年九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乞於求言詔書內除去限百日指揮

朱光庭

臣伏覩元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敕中書省檢會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已降詔書應中外臣僚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廷闕失民間疾苦自降詔後雖有奏到文狀數尚不多猶慮臣庶未盡奏陳八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開封并諸州軍各於要鬧處出牓曉示如有所見疾速依前降指揮奏陳仍自元降詔書到後一百日外不在收接之限須至論奏臣竊以自古以來

甚盛德之朝必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故敢諫之鼓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皆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固未嘗限以日月伏覩六月詔書俾天下臣庶並許實封直言此盛德也必使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然後與諫鼓善旌謗木之設初無以異若乃上之治底于無為下之人至於不議然慱訪之道不可少廢况聖政日新方欲聞所未聞豈可於求言之

始為日月限哉欲望聖慈復詔天下臣庶依今年六月詔書並許實封直言更不限以日月如此則輿情盡達朝政常無壅塞之弊而聖治可不勞而成矣

貼黄所有昨來天下臣庶所言事臣未審朝廷曾與未曾採擇施行臣竊以謂執政大臣日以賛襄為事竊恐不能究觀天下直言章奏臣今欲乞將降詔後來并今後再許天下臣庶所言事並奏兩省官參詳内有可以施行者即具事狀條列聞奏

取自朝廷指揮所貴下不徒言而上收實用元豐八年

上時為右正言

上哲宗論為君難不可不求言

范祖禹

臣聞禹戒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捨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者知為君難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為臣不易也

君知為君之難則不可不求言於臣臣知為臣之難則不可不極言於君如此則政乃治黎民化之敏於為德矣君知為君之難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為君之難則所樂者惟其言而人莫敢違也夫為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舜知此故答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人臣得行其言則天下之士願立於朝故野無遺賢賢人皆在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之賢

人又動必稽于衆捨已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得其所不廢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堯能之禹以道陳戒故以此告舜舜以堯為法故以此荅禹其要在於聽言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齊王發粟以救飢則與此正相違齊王為民父母坐視齊國飢饉其民將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復言譬之馮婦搏虎豈得嘉言無所伏哉臣觀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非無仁心也然而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民見牛將死則

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是以民飢而不救此所以為不仁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孟子見之時少齊人見之時多譬如萌生之物一日温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得哉此所為不智也齊王不仁不智由不能聽言用賢也昔仁宗謂輔臣曰如聞州郡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稼穡登茂後或災傷畏罪不敢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乃著令不罪州郡吏而聽除民租又

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請加之罪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於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言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豈當加罪也仁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臣願陛下以舜禹之言為法以仁宗之心為心以齊王為戒知為君之難不可不求言求言不可不訪問使嘉言日聞賢人日進則四海生民幸甚仁宗故事伏乞常留聖覽元祐七年七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徽宗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瓘

臣竊覩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民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耇竊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彊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黃耇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耇恭

穆改過復詢黄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陛下上禀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元符三年三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徽宗乞罷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曾肇

臣待罪右省伏見置局編類元豐八年五月巳後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終應干臣僚章疏及申請事件以

給舍都司郎官兼領自紹聖二年冬置局至今已及五年據本局人吏稱已編寫一千九十冊投進又各寫淨冊納尚書省門下省訖見今書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未曾申納續准中書省送下章疏約五百餘件見編類次臣以職事須至論列竊見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置局編寫葢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下皆是忘身為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刋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

招怨怒若一二編録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成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録意恐在此今所編録既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為皆不編録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耶臣所未諭臣愚欲乞指揮將見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量留書吏立限催促修寫了當外其續送到章疏更不編録只送中書省上簿收管其餘編節雜寫人等並各放罷所貴朝廷事體

均一不至多留人吏枉費請給元符三年四月上時為中書舍人初紹聖二年十二月詔給舍都司官自元豐八年五月後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終應干臣寮章疏及申請事件逐名編類修寫成冊申納三省後三日章子厚言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寮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許將奏上乞便施行上從之置局凡五年至是始以肇言而罷

上徽宗乞至誠終始納諫　鄒浩

臣伏讀虞書見舜命羣臣作股肱耳目而戒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面從以成其違者是諛也後言以指其違者是謗也二者非事君之道也有虞之

臣皆大賢豈不知之舜且以此戒焉是知拂心忤意非人臣之所樂在於人君有以導之而已此帝舜之聖所以為萬世法也臣愚切觀陛下即位以來憲天聰明首闢言路旋因日食亟降詔書咸使納忠無有忌諱言果當理欣然聽從增秩賜官風動天下故雖踈遠芻蕘之賤莫不鼓舞遭遇思日罄竭以補初政之萬一而況股肱耳目之寄又安有不盡其忠者乎帝舜之聖今復見於陛下然臣觀唐太宗乃近古明君魏鄭公且曰陛下貞

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恱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質以其詳悉有據驗太宗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於是知納諫固難而謹終尤為難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也不誠無物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彼太宗聞之而悟真大過人者顧不能持以至誠日新無斁使鄭公不得而窺焉則其去舜也遠矣陛下方稽古以御今如太宗之事亦願取以為鑒以隆太平之偉績臣又伏思上書之人所言

不一其泛論大體指陳邪正如此類者自可留之禁中以備觀覽至於陳述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官看詳有可施行旋具聞奏此則聖詔之出不為空文施之國家固非小補唯陛下留聽元符三年四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乞法英宗旌賞直言　曾肇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人直言無有所諱此堯稽衆舜好問之盛德先王立謗木諫鼓詩人詢于芻蕘之誼也天下幸甚臣竊以謂陛下惻怛詢訪之誠心既

已形於號令則其於開導奬激使人樂於盡忠獻納亦須有術況詔書已有其言可用朕則有賞之文則宜實其言以信天下臣伏聞治平四年英宗皇帝踐祚之初即求直言尋又下詔上書人所陳政體時務材識出衆者命官特加甄擢其次則賜詔書奬諭布衣即令有司名問條對有理量材録用當時咨謀勸誘如此其詳至有朝上書暮名對者是以四方萬里人人奮勵爭竭腹心唯恐在後神宗皇帝廣覽兼聽片善必收寸長必録

斟酌損益以修政事故熈寧元豐十九年間百度修舉功崇業鉅雖聦明睿智出於聖性亦虛心採納羣言之助也臣愚伏願陛下明諭輔臣討尋治平四年之令舉而行之其上書言事有合聖意者速加旌勸則遠近聞之孰不感激智者效其計忠者獻其誠陛下不出戸庭而海内之情畢聞於上不勝幸甚元符三年上時為左正言

上徽宗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廢舉

鄒浩

臣准中書省刑房送到録黄一道為太學生張寅亮等妄言裁減皇太后園陵浮費各殿一舉事臣尋覩寅亮等所上書其言狂謬固當懲戒以示天下緣士大夫已在選擢而詳練滋久者尤有不能體悉朝廷用意之深况山野一介布衣之賤乎陛下察其無知特從輕典又且追改屏出學押出門指揮則是寅亮等固已在所矜容矣止殿一舉誠不為過但近年以來言路壅塞為時大弊自陛下勸奬開導始克通達世以相賀獲仰太平

今寅亮等若未免殿舉竊恐自此以後人復畏避不敢獻言天下之事無由周知亦聖政所當深慮者也傳不云乎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臣愚亦願陛下以此赦之而已所有録黄臣未敢簽書行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

上官均

臣聞聖人擇狂夫之言好問至於芻蕘者樂於聞善也

誹謗之罪不誅者欲以來直言也蓋君臣之勢隅如霄
壤進言直則有犯分之嫌持論高則有出位之罪畏嫌
避罪則愛身者熟視拱默而不敢論矣政事有闕偷安
固禄而不敢論則九重之與萬事之機安得聞與賈山
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開道而求諫
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豈有不摧折者如此則人主
不得聞其過失矣聖人知盡言之難也故賞諫臣以厲

訣恱之臣貸狂直以開正直之路使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賈議於市所以集天下之善而成巍巍之功也自陛下即位之初開廣言路虛懷開覽擇其可用者賜官增秩以奬其言四方之士懽欣鼓舞人人出其所長發其所藴露章抗疏幾無虛日陛下神明天縱道術精微固所自得至於政事之臧否人臣之邪正法宮之奥纎悉洞照者殆亦收覽衆言之助也臣以為進士殿舉比士大夫貶官非輕罰

也張寅亮等踈愚狂瞽誠不識朝廷忌諱然志非懷邪比庶人謗於道可也今被之以重罰疑非陛下開廣言路之意臣竊妄度陛下聖度容納非加怒於無知之小臣特以其言有及執政之意言涉犯分故稍正刑罰以明上下之體然四方之遠難以戶曉必以為陛下前日許中外之人得上封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前日賞之今日罪之妄意朝廷有厭言之意自中人以下安寵顧利政事之有闕往往趑趄畏縮而不敢正議矣且加罪

一二進士固未足惜竊恐沮直臣之氣鉗多士之口自此始矣臣以為狂言犯分貸而不罪其為害輕誅責賤士以沮直言其為害大臣願陛下揆之聖心權其輕重更加矜容以稱陛下初政之意以解四方之疑天下幸甚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上時為給事中

上徽宗乞養直臣以素　江公望

臣聞漢武帝殺人如薙草而汲黯數以直見不少降帝終下之黯在朝淮南之謀為寢一戇直之臣甚微而朝

廷輕重繫焉是以養之不可不隆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今朝廷以言得譴不過黜官去國而已然未聞有汲黯之切直何也盖養之不素未必充其才既充其才遇之未必盡其禮禮或加厚聽之未必察其情去之未必當其罪以人君之威逐一小臣不啻若怒飈之振槁㭊㭊然徑逝矣而不知適以資讒諂囁嚅相賀之語也傷君之明喪臣之直無甚於此自昔人君之明廣大度以優容虛誠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

聽納所以養成人臣之直故其進諫也無首鼠之疑諱有批鱗直前之勇氣事無不聞理無不盡上無過舉下無逆情姦人破膽黠吏縮手民賊屏迹國狗希鳴蹇直之氣日益尊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陛下德度宏博出於天性羣臣進諫涉狂未嘗誅戮復加優賚天下之士孰不欲為陛下盡忠况在言責者乎傳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信斯言也然臣聞唐太宗貞觀之時導人使諫三年之後諫者悅而從之

又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蓋受難堪之言常在於慷慨願治之初必厭於翫習已安之後漢武帝剛忍之主也而有容直之得唐太宗强明之君也而卒有怠惰之失相去遠矣惟陛下覽焉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徽宗乞闢衆正之路開不諱之門

李　光

臣聞帝王之美莫大於詢謀治安之時尤先於警戒歴覩前世有為之君雖聰明有餘而切直之言不絶於耳

雖天下大治而幾微之念不忘于懷恭惟陛下以睿智寬仁之資膺祖宗積累隆平之業勞心求治幾三十年華夏乂安天地交泰符瑞之應史不絶書所謂太平盈成之期實在今日陛下所當憂勤宵旰虛巳以聽納羣臣所宜精白勉勵夙夜以戒近嵗以來士大夫狃於因循安於寵禄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是陛下有容納之德羣臣進拒絶之計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生民之利

病海內之休戚何由盡聞乎古人有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壅蔽之禍深也臣愚伏望陛下博延羣臣明詔天下闢衆正之路開不諱之門使忠良謇諤之士有所規益而讜言進傾邪譏巧之徒不壅塞而下情通實天下幸甚宣和六年閏三月上時為司封員外郎王黼見其奏而惡之送吏部差知陽朔縣

上徽宗論學校謗傷事　許翰

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

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監謗而衰周亂禁言而强秦亡無逸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䟽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産盍毁鄉校子産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則改之是吾師也毁之何為國家自王安石持矯拂世俗之説流弊至今其患可見陛下方將公聽並觀力矯此弊優容受納務盡羣情前日宰相吳敏留李邦彦止是避嫌分謗因以鎮撫士民而或者未

達其心謂為力排公議或私相譏謗責臣不言臣謂但使朝廷德日以勝則此等疑論自當衰熄竊聞臺臣論奏學校謗傷宰相等事臣恐陛下遂行其言則將使忠骾杜塞讒毀不聞朝廷蔽蒙復如前日此亂亡之機也不可不審伏望聖慈勿下其奏以來四方之言而通天下之志 靖康元年二月上時除御史中丞

上欽宗乞官陳東還吳若舊職

余應求

臣仰惟陛下聖度如天容受忠讜之言未嘗少拒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不過是也又取其尤者而爵賞之導人使言凡有知識孰不竭愚畢慮以貢芻蕘之萬一哉近者太學生陳東首為忠言獻之闕下皆國家大計人所難言姦佞惡之肆為浮言以誤天聽學官承指幾欲屏斥非賴聖明獻忠者身幾危矣太學生吳若數上書議論不撓言事者以為鼓唱諸生是致朝廷亦行罷黜如此則何以來天下之言伏望睿斷賜東一官還若舊

職以昭陛下容受忠讜之心

上欽宗乞官陳東　靖康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　陳公輔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已古者聽納之君雖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唯諸生不平炳與觀亦固厚顏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

也李綱之罷東以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
生伏闕爭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之諸生皆曰方
李邦彦等退朝百姓皆詬駡東與諸生力遏之既而百
姓諠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避而百姓遮擁
求出不得然則東豈有意率百姓為亂哉臣觀東非唯
學問淹該善論天下事亦忠誠奮發之士陛下若用之
於朝必能有為議者又謂東書深詆李邦彦而大臣有
庇邦彦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

大臣以私意沮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靖康元年上時

為右司諫

宋名臣奏議卷十九